

现代作家幽默散文系列

漓江出版社

王

力

幽默散文赏析

维特根斯坦说：

幽默不是一种心情，

隋千存

编

现代作家幽默散文系列

隋千存 编

王力

幽默散文赏析

(桂)新登字03号

王力幽默散文赏析

隋千存 编著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9.375 插页 2 字数 165,000

1993年6月第1版 199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15,000 册

ISBN 7-5407-1267-8/I·872

定价：5.50 元

……这也难怪，孙悟空学过多年，才学会了把身上的毫毛拔下来，化为千百个“行者”，而普通一个富于生殖力的人，不必学过，却会把比毫毛更微妙的东西去实行分身之术。假使平均每代生得三男二女的话，由一化五，由五化二十五，由二十五化一百二十五，这样下去，不到五代，两个人可以繁殖到几千个人之多。这样，非但分身有术，而且可说是长生不老，因为只要代代不绝嗣，我那比毫毛更微妙的东西，就永远生存于天地之间。说到这里，我们该明白所谓“传宗接祖”，拆穿了说，向送子观音烧香许愿的人，无非为的是要传自己的种子罢了。

—《儿女》

请爱惜书本！

纯正与潇洒

——王力幽默散文品格 之我见(代序)

楔 子

1980年，我是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学生，有幸聆听了王力先生的一次演讲。这是我第一次目睹先生的风采。

1985年8月，我作为20卷本《王力文集》责任编辑之一，随山东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进京，与北京大学中文系联合举办“庆祝《王力文集》出版、王力语言学奖金设立、王力先生八十五寿辰座谈会”。此行，我领略了王力先生的幽默。

8月19日上午，我们一行由王力先生助手张双棣陪同，前去看望王力

先生，并送《王力文集》1—3卷样本。王力先生在客厅接待了我们，并谈起文集的事。这时，王力夫人夏蔚霞为客人拿来了蛋卷冰淇淋，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大家开始吃起来。忽然，先生停止了谈话，把我们每人手里的冰淇淋扫瞄之后，抬头问夫人曰：“我的呢？”

8月20日中午，座谈会结束后举行午宴。王力先生兴致极好，喝了点酒后更加神采奕奕，宴会行将结束时，我与司机驱车先送先生回家。先生坐在前面，我在后座。车子进燕南园后突然略颠了一下，先生自言自语道：“干嘛颠我一下子？”

此后，每当我忆起先生的这两个问句，都哑然失笑。直至我阅读和研究了先生的幽默散文，我才悟出，先生天生就是一位将笑撒播于人间的幽默大家。

王力(1900—1986)字了一。广西博白人。一代语言学宗师，著名教授，文学翻译家，幽默散文家，诗人。

王力14岁时高小毕业，16岁时遵父母之命与秦祖英结婚；此后当私塾教师、高小教员；24岁时考入上海私立南方大学国学专修班，翌年转入章太炎任校长的国民大学本科；26岁考入北京清华国学研

究院，受业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国学大师。

1927年，27岁的王力写了毕业论文《中国古文法》，导师梁启超十分赞赏，写了许多赞语，有“开拓千古，推倒一时”之句；而导师赵元任却专挑文章的毛病，尽是批评，有“言有易，言无难！”之句。两位大师，一个全褒，一个全贬，这应该是王力第一次领略博大的幽默。

1927年秋，王力留学法国，攻读语言学；1928年，为了挣稿费维持生计，开始翻译法国文学，得到叶圣陶的扶掖，并因此而成为文学翻译家。1932年回国，以巴黎大学博士，任清华大学专任讲师，并与秦祖英协议离异；其翻译作品之兴长盛不衰，仅1934年就出版译著11部。但令王力疑惑的是，当了两年讲师本该升教授了，可他没得到提升。他去问中文系系主任朱自清，朱自清笑而不答。王力反躬自问，方知翻译著作太多，学术专著太少。王力失去了一次当教授的机会，但这一年他有一个决定其伟大一生的巨大收获，那就是苏州淑女、景海女师毕业生夏蔚霞的爱。生活以其不可抗拒的悖反幽默着王力；而王力以自己的悖反遭遇幽默着生活。

1935年，王力基本结束了其作为文学翻译家的生涯，与22岁的夏蔚霞新婚燕尔，将爱妻携至北平；此年又推出了他的开山之作《中国音韵学》。自此，夏蔚霞陪伴王力用半个世纪的时间写了近千万言的

语言学著作；而受过良好教育颇有才气极有可能成为著名女作家、女学者的夏蔚霞，把一生辉煌的可能全部奉献了。命运对他们幽默得就是如此倔强，不许兼得。

1937年北平沦陷后，清华大学决定南迁。为了躲过日军的盘查，王力扮作商人模样并学了一套行话，但途经天津遭到盘问时他却直言不讳自己是“清华大学教授”。他领略了惊险的幽默。

1938年，王力与夫人辗转到了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与朱自清、闻一多共事。1939年休假日去越南远东学院；1940年7月回到昆明，此时的昆明，物价腾飞，而教授每月的工资只够几天的开销；正所谓“教授教授，越教越瘦”。迫于生计，或者因为自己曾学过商人的行话，王力经不起一位自称是“同乡”者的劝说，竟要与其合作生意。王力变卖了妻子唯一的一点首饰，把钱交给这位同乡，让其逃到外地作为自己的开销。当王力知道受骗后，笑着说：“这叫穷极无聊！”他领略了冷酷无情的幽默。

1942年，王力开始为一些报刊写散文，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开始写小品的时候，完全是为了几文稿费”。截止1946年，他曾为6家报刊撰写小品文64篇。作为学者、“书呆子”的王力，不做则已，一做则全部投入，认真执著，终生如此：

——1968年4月21日，王力在日记中写道：

前天上午，同志们让我背《毛主席语录》64页第二段的时候，我竟背不上来。再让我背69页第二段，我虽背出来了，还错了一个字！我心里发慌（虽然我提醒我不要发怵）；从一听到我的名字我就发怵，声音都抖了，越急越背不出。三位领导斥责我，我完全接受。

——1983年5月，这时的王力不但是北京大学的一级教授、中国当代语言学的泰斗，而且还是全国政协和北京政协的常委。此时的王力已年届84岁了，84岁的王力和夫人夏蔚霞在学生的陪同下去登黄山！在途中当游人们纷纷为这位84岁的老人高呼“万万岁”的时候，这位84岁的天真孩子，毅然冒雨向前，向上，他终于登上了黄山最高峰。^①

生活在激励他，人们在鼓励他，更何况他天生就是一个认真的、纯洁的、执著的、诚恳的人！他被真诚幽默着，而自己以真诚幽默着生活。

所以，当他为各报刊写小品的时候，不管目的是什么，他总是全身心的投入，目的已不重要了；所以，当费孝通先生赞美他的散文“表演精彩”，而且其散文被转载的时候，他就更加执著认真地来写小品文了；因此，王力成为独步现代文坛的幽默散文作家。

① 以上史料多据张谷、王缉国《王力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1986年5月，王力先生走进北京西郊万安公墓，与先贤李大钊、朱自清等切磋学问去了；而他在1980年就立下遗嘱，为告别世界做了充分准备。

王力先生的一生是伟大的、奋斗的、幽默的一生。他作为学者、作家、诗人、名人，始终难以摆脱历史、时代、生活现实对他的幽默；而他又以自己博大精深的智慧、学识、才气幽默了历史、现实以及时代的未来。因为，幽默本身就是一个博大而无处不在的东西，更何况王力是一个谙于幽默、精于幽默的人。

二

1949年，上海观察社将王力1942—1946年写的小品文结集收入《观察丛书》，王力为自己的散文集取名为《龙虫并雕斋琐语》，因为“印数甚少，流传不广”。1973年香港波文书局重印（事先并没有通知王力）；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再版《龙虫并雕斋琐语》，王力先生删去5篇，共收58篇，并请助手张双棣为之作注。署名王了一。

王力先生似乎特别喜欢“龙虫并雕斋”这一名字，他晚年的语言学论文结集也称之为《龙虫并雕斋文集》。所谓“龙”指的是学术研究性的著作；所谓虫，指普及性的知识读物；这几乎成了人们评价王力语言学著作的通行说法，而“虫”的原始含义却

被忽略或忘却了。王力最初所雕的“虫”，就是指他的小文章。

1942年，王力为躲避敌机空袭，搬到昆明远郊龙头村一间破烂的“斗室”里，此年为《星期评论》和《中央周刊》写的小品，总称为《瓮牘剩墨》，意谓陋室中的业余之作。1943年，王力搬回昆明，住在粤秀中学。此时，昆明《生活导报》的台柱费孝通先生要去美国，临行前来看王力，请王力为《生活导报》写小品①。费孝通启程后，《生活导报》的编辑上门催稿：

于是我答应写《龙虫并雕斋琐语》。

像我们这些研究语言学的人，雕起龙来无论类蛇不类蛇，总是差不多与世绝缘的。有一念红尘，不免要想和一般读者亲近亲近。因此，除了写一两本天书之外，不免写几句人话。

① 按：张谷、王缉国《王力传》将此事记为“1942年5月”，误。查王力为《生活导报》写的第一篇小品发表于1943年5月22日第26期；再查王力为《生活导报周年纪念文集》写的《生活导报和我》末署时间为“十一月十三日”。王力此文开头便是“去年今日，《生活导报》第一期出版”。《生活导报》为周刊，以第26期之时间上推，其创刊号恰应在1942年11月中旬，故费孝通约王力写小品不可能在1942年5月。然而《龙虫并雕斋琐语》在《生活导报和我》一文后署“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三日《生活导报周年纪念文集》”，这里的1942年应为1943年。《王力传》之误当本此。《生活导报》北京图书馆有存，可查。

如果说我们写小品文不单只为卖钱，而还有别的目的的话，这另一目的就是换一换口味……跑到粥少僧多的文学界里去争取一杯羹了。

(《生活导报和我》)

显然“龙”指《中国音韵学》一类的大著作或大块文章，“虫”指《论别字》一类的短文章。小品文自然是“虫”，而又不同于其他小文章，故称“琐语”，在王力自己，雕龙时署名“王力”，雕虫时署字“王了一”。王力在评价自己的小品文时曾自谦道：“非但雕龙不成，连虫也不会雕得好的”。(同上)

王力为《生活导报》写小品文至1944年6月，并于1944年4月为《中央日报》写小品文，称为《棕榈轩詹言》，因王力住处有一棵棕榈树，“詹言”即小品文之义，故名。同年9月，又为《自由论坛周报》辟小品文专栏，仍称《龙虫并雕斋琐语》。1946年为《独立周报》写的几篇小品，则称为《清呓集》。

王力写于1942—1946年的这些小品，在现代文学的园地里，为数不算太多；但与一些颇有影响的小品文专业作家相比，如罗黑芷、陆蠡等，也不算太少；但遗憾的是，我们的现代文学史上没有王了一或者王力的名字①，在一个时期内，常见的较有权威性的散文选集也没有选他的作品。然而，《龙虫

① 有一个“小王力”曾因一个短篇小说《晴天》而存名，二者不可同日而语。

并雕斋琐语》以其东方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合璧的意识，以其学贯中西的学识和智慧，以其自由的、宽容的、博大而深沉的精神，以其无处不在的、异常潇洒的幽默风格，独步现代文坛；是现代文学园地里的一枝奇葩。令人惋惜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和文学史界尚没有发现它。

如果说中国现代散文中有幽默散文，那就不能没有王力的小品文；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自从林语堂1924年倡导“幽默”以后，中国产生了一批幽默散文作家，那就不能没有王力；如果说中国现代散文史上那些曾经或专门写幽默散文的作家中，有一位自始至终全写幽默小品、每一篇小品中都包含着幽默的、最纯正的幽默小品文作家，那就唯有王力！

因为王力作为语言学大师的大名如雷贯耳就湮没其幽默散文大家的地位，是不公正的。可以设想，作为研究语言、创制语言的王力驾驭着文学语言进行创作，会何等潇洒自如，诚如他自己所言，“日试万言，倚马可待。”（同上）

王力为我们雕出了一批品种繁多、色彩斑斓、游刃自如、活灵活现的“长虫”。长虫即是蛇，王力为我们雕出了一个“长蛇阵”。

蛇相当美丽，而给人的感觉相当复杂。

三

要解读王力的幽默散文，要领略王力小品文的幽默品格，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幽默。

“幽默”一词是西方的产物，在西方学者的理论里：

在我看来，“有多少人就有多少意见”这句话用来解释幽默也许更为恰当。（康格里夫语）

试图给幽默下定义——是幽默的定义之一。（索尔·斯坦伯格语）

幽默的定义是不能下的，这是使人发笑的一种主要因素。（萧伯纳语）

“幽默”一词是1924年由林语堂据英文 humour 音译而来；而在中国，humour 最早见于王力先生的老师、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1906年写的《屈子文学精神》一文中：

诗之为道，既以描写人生为事……故彼之视社会也，一时以为寇，一时以为亲，如此循环，遂生欧穆亚(Humour)之人生观。小雅之杰

作，皆此种竞争之产物也。

林语堂说：

惟是我倡用“幽默”，自亦有自圆其说。凡善于幽默的人，其谐趣必愈幽愈隐，而善于鉴赏幽默的人，其欣赏尤在于内心静默的理会，大有不可与外人道之滋味，与粗鄙显露的笑话不同。幽默愈幽愈默而愈妙。（《幽默杂话》）

幽默只是人生一种态度，一种人生观，在写惯幽默文的人，只成了一种格调，无论何种题目，有相当的心境，都可以落笔成趣了。（《论幽默》）

王力说：

老实说，我始终不曾以什么文学家自居，也永远不懂得什么是幽默。（《生活导报和我》，1943.11.13.）

现代小品文受西洋essay（随笔）影响很深，往往令人有幽默感。一方面要强调写出作者的个性，另一方面又强调要描写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一不可以写。要

用平易的语言，讲出高深的哲理。……好的小品文常常是幽默的。幽默并不就是滑稽。滑稽只是逗笑，而幽默则是让你笑了之后想出许多道理来。“幽默”的正确含义是用严肃的态度来逗笑，好的小品文要做到你笑我不笑。（《谈谈小品文》，1982.1.）

现在我们可以说，幽默的外部特征是用笑来发泄。至于这笑的内含就相当复杂了，欢笑，嬉笑，苦笑，冷笑，嘲笑，忧愁的烦闷的不幸的悲哀的笑……悲喜交集，苦乐相错，寓哭于笑，寓笑于哭，笑中含泪，泪中含笑……

我们只好说，幽默是生存中对现象的一种与笑有关的感悟与体验。如果我们能从王力小品文那些引人发笑的描述里感悟出“许多道理”和作者“严肃的态度”，便可体会出其幽默的品格；如果我们能从作品那些“严肃”的描述里得到感悟并为之发笑，我们便懂得了王力的幽默。

四

通读《龙虫并雕斋琐语》，令人捧腹的地方比比皆是，作为语言学家的王力，无论是描写、叙述，还是议论、抒情，可谓落笔成趣。

……看见两位同学吵架。一位骂得最凶，磨拳擦掌半天之久，另一位不太说话，更谈不上擦掌磨拳。突然间，二人中有一人被打倒地了，大家一看，却是磨拳擦掌的那人。（《诅咒》）

这是纯正的白描语言，从容而舒缓，有情节，有动作，有神情，有结果。

这两三年来，因为物价高涨的缘故，朋友一见面就互相报告物价；亲戚通信也互相报告物价。……当你写信给你的亲戚报告本市的物价的时候，别忘了补充一句：“信到时，不知又涨了多少。”或者你可以依照你写信时的物价再加一倍报告，等到他看见信的时候，实际的时价也就差不多了。（《战时的物价》）

这是典型的叙述语言，娓娓诉说，不急不躁，不忧不愤，不哭不叫；态度严肃而认真。

（一人被打倒地了，大家一看，却是磨拳擦掌的那人。）也许是她磨擦得一阵头昏，才吃了亏的。（《诅咒》）

这“也许”一句是典型的议论，因为是议论别人，不好断言，故用“也许”。